

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雲滿碗花徘徊

唐代茶道中的飲茶器具

■ 文·圖／盧泰康

中國人對於茶的認識和飲用，可以追溯到相當久遠的年代。但是飲茶文化的普及和精緻化，則是到唐代以後才逐漸地發展定型。飲茶習俗在唐代蔚然成風，成為當時社會各階層所普遍流行的飲品，這除了和大唐帝國的安定繁榮、物質與精神文化的交流頻繁有關，佛教僧侶的傳播引介，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由於「茶」具有破睡蕩昏的功效，所以得到了佛門的提倡。唐人封寅在《封氏見聞記》中即云：「開元中，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仿效，遂成風俗。」

另一方面，唐代的文人士大夫也在茶文化的推展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這些文士的參與和實踐，原先較為單純的飲茶習慣，遂逐漸昇華成了具有哲理性和藝術性的文化活動，不僅有關茶道讚頌和描述的詩文在唐代屢見不鮮，茶道程序與理論的建構，也在這些文人的努力下逐漸發展成熟。生於盛唐後期的陸羽（西元733~804年），字鴻漸，號桑苧翁，又號竟陵子，是總結唐代茶道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其所著《茶經》一書，創造性地整合並設計了唐代茶道程序。這本茶道專著分為上、中、下三卷共十章，書中針對茶的起源、製茶之法及其所需工具、飲茶用器、煎煮和飲用之法、茶的史實與產地、茶具的省略與圖錄，皆一一分門敘述之，其內容之完備，包含了當時茶學的每一層面，為後世了解唐代茶道種種，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料。

至於唐代茶道的實物資料，則是以西元1987年，在中國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金銀茶具最具有代表性。這一組唐朝皇室為供奉佛骨舍利所進獻的茶具，在地宮同時出土的「隨真身衣物帳」碑文中記載為：「結條籠子、茶槽子、輾子、茶羅、匙



▲ 鎏金飛鴻毬路紋銀籠子，法門寺地宮出土



▲ 鎏金銀茶碾子，法門寺地宮出土

子一副共七事…」，其製作年代為大唐咸通九年（西元868年），而且多件器物上還刻有唐禧宗小時的稱呼「五哥」二字，是禧宗所供奉的御用茶具。所以，大體上來說，透過以上各種有關唐代茶道的文獻，以及近年所發現的各項茶道文物，我們已經可以較為清楚地勾勒出唐代茶道儀式的具體樣貌，以及當時各種飲茶用器，在造型功能與使用程序之間的聯繫。而關於這個部份，也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

茶籠與炙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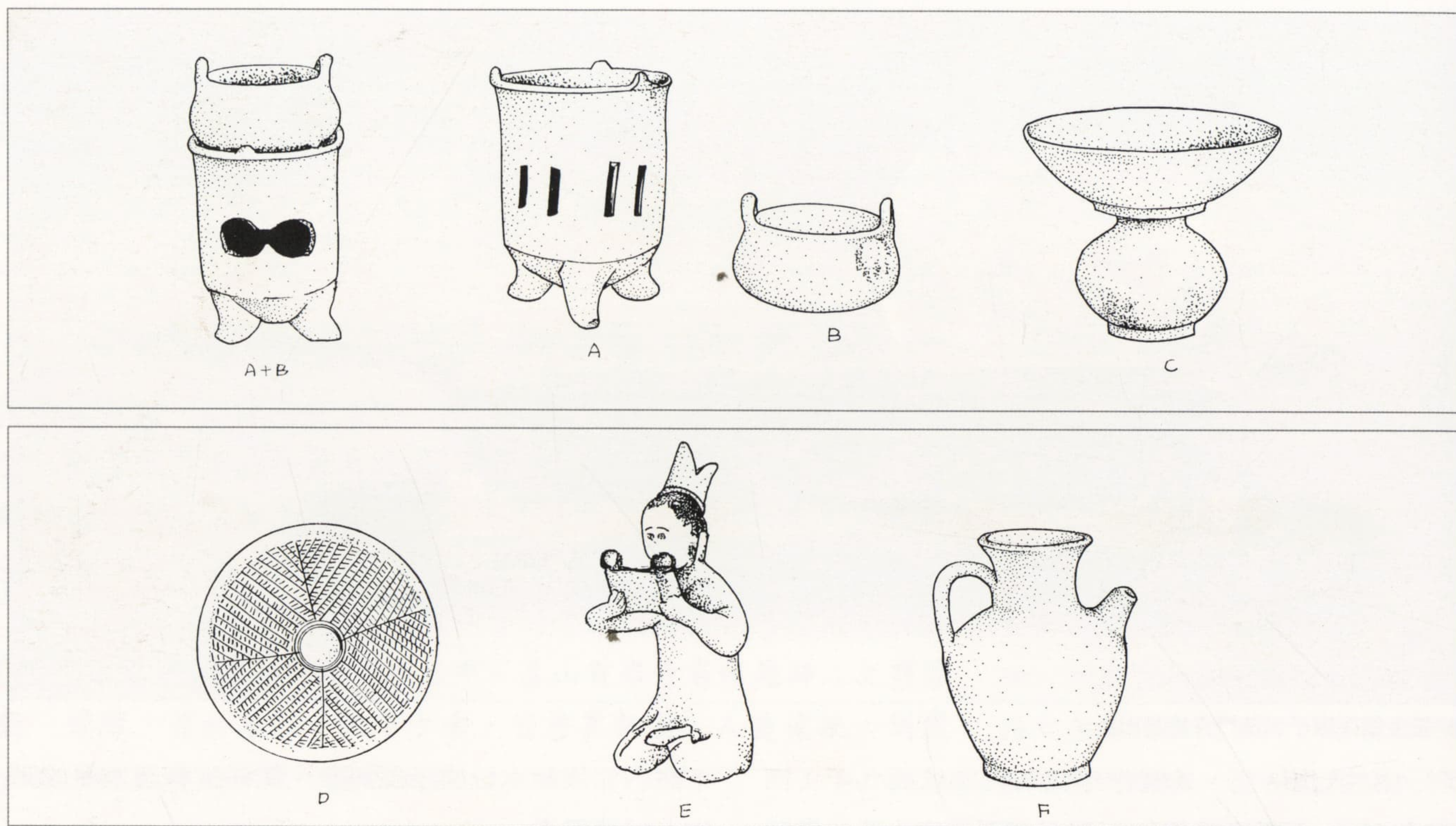
中國唐宋時期備製的茶葉，是以餅茶（團茶）為主。陸羽《茶經》中歸納當時的製茶方法為：「采之、蒸之、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這七道加工程序。採集後的鮮葉，要放入甌中再置于釜裏蒸，蒸好後趁熱擣成糊狀，再放入模子中拍製成型，然後將茶餅子放入焙坑中烘焙，等到焙乾脫水的步驟完成，就可以穿孔後成串地封存起來。

唐代貯放茶餅的容器稱之為「籠子」，為使茶餅能夠便於於烘烤保持乾燥，並能散發水氣，這種焙籠通常是用竹子編成的，而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兩件「茶籠子」，由於是皇家御用之物，所以在材質和做工上特別講究，其分別是由銀片沖模鎏金製成，或者是以金絲銀線仔細編結而成的。茶餅在拿來煮飲之前，要經過烘烤（炙茶），將之「持以逼火，屢其翻正」，使

茶餅內的殘餘水份能全部揮發，使其更有利於碾成茶末，以供煎煮。



▲ 鎏金帶蓋三足架銀鹽台，法門寺地宮出土



▲ 河北唐縣出土唐代白瓷茶具組，中國歷史博物館藏，A.風爐 B.鍑 C.渣斗 D.茶臼 E.陸羽像 F.湯瓶

茶碾與茶臼

唐代碾磨茶餅的工具稱之為「茶碾」，分為「碾槽」和「碾子（輪）」兩個部份。唐秦韜玉詩云：「山童碾破團圓月」，所謂的「團圓月」，其實就是指茶餅。至於茶碾的材質部份，陸羽《茶經》中所提到的茶碾為木製品，而法門寺地宮中發現的茶碾則為鍍金銀器，其他像是石製或者是各地窯口所燒造的陶瓷茶碾，在當時也相當普遍。

另外一種唐代常見的碾末用茶具，稱之為「茶臼」，也就是所謂的「搗鉢」。具有代表性的茶臼實



▲ 童子碾茶圖，河北遼墓壁

物，像是北京歷史博物館所收藏之一組唐代茶具模型中，就包含了這種器內呈現粗糙紋理的研磨器。由於「搗鉢」在唐代茶道中的使用相當普遍，所以當時北方的黃堡窯、邢窯、鞏縣窯，或是南方的長沙窯等地，都有燒製這類陶瓷茶臼。關於「搗鉢」在中國茶道史上的運用，筆者曾在《陶藝》雜誌第30期中有過專論，故在此不多作贅述。至於唐代磨碎茶葉標準為何呢？上好的茶末，其屑有如細米。陸羽並不建議粒徑太小的茶末，他認為「碧粉



▲ 手捧托盞的唐代仕女，新疆阿斯塔那出土



▲ 鑲金壺門座銀茶羅子，法門寺地宮出土

飄塵，非末也。」。可見唐代所喝的茶末並不需要太細，這種現象要晚至宋代以後，才有所改變。宋人為了要符合「點注式」飲茶和「鬥茶」的需要，便要求茶末磨得越細越好，而當時詩句中的「黃金碾畔玉塵飛」，則成為研磨茶葉的新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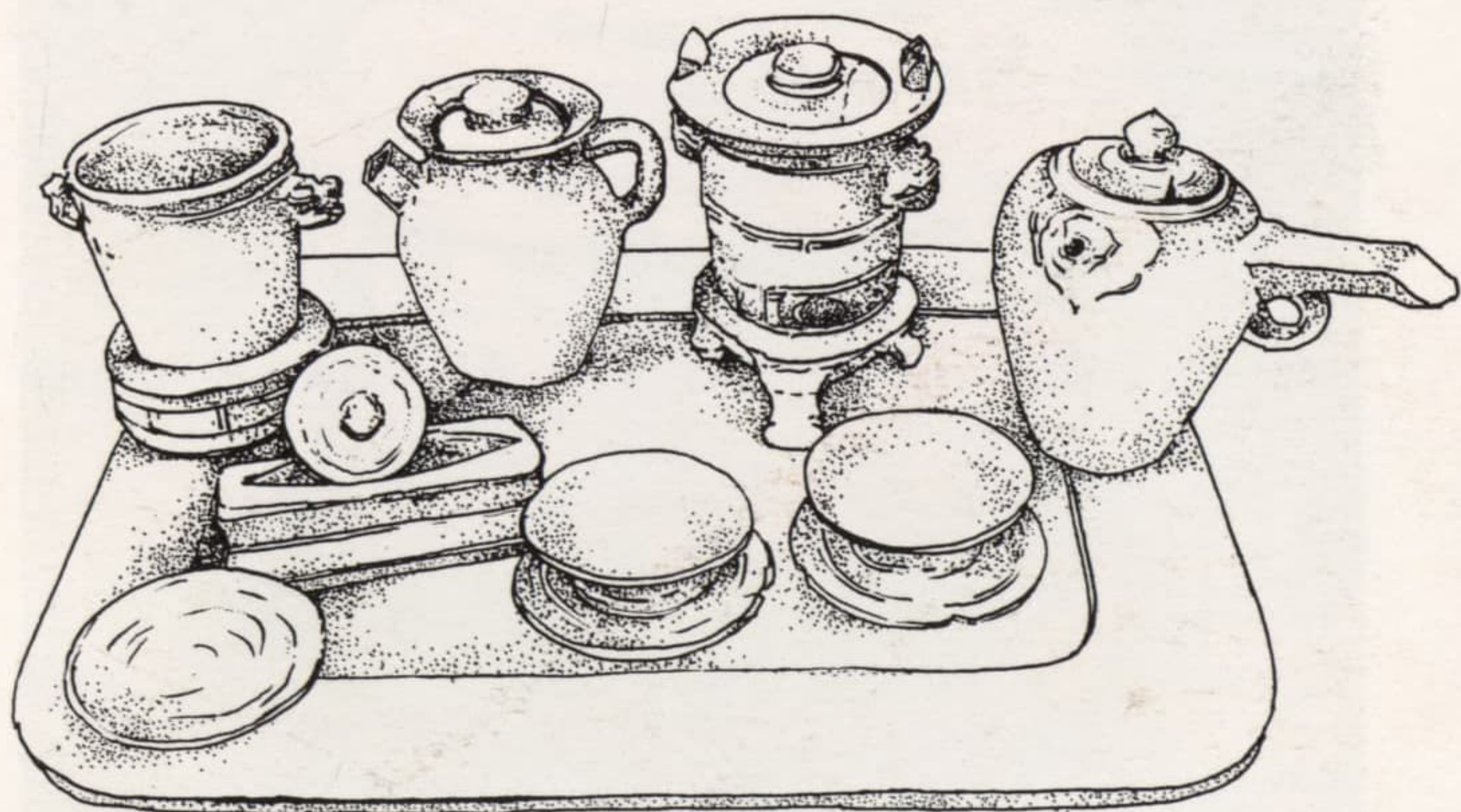
茶羅與風爐

茶葉在經過碾磨之後，還要經過篩羅過目的手續。法門寺地宮中所見之鑲金銀茶羅子，是仿木製的箱匣結構，全器由羅蓋、器身、壺門座以及活動式抽屜四個部份組成，羅身內框可以夾固絲織羅底，用以篩過茶末，活動式抽斗則是用來承接茶末的。唐代烹煮茶湯之法，是將茶鍋（鍑）置於風爐上煎煮，陸羽在《茶經》中形容風爐的具體造形為：「以銅鐵鑄之，如古鼎形…」，而收藏在北京歷史博物館以及台中科博館的兩組唐代茶具模型，皆為這種三足式的風爐，並配有附雙提耳的茶鍑，以備於煎煮之需。至於法門寺地宮中發現的銀風爐，則是帶蓋的壺門圈足座造型，並且還有繫鏈的銀製火箸，用來夾撥炭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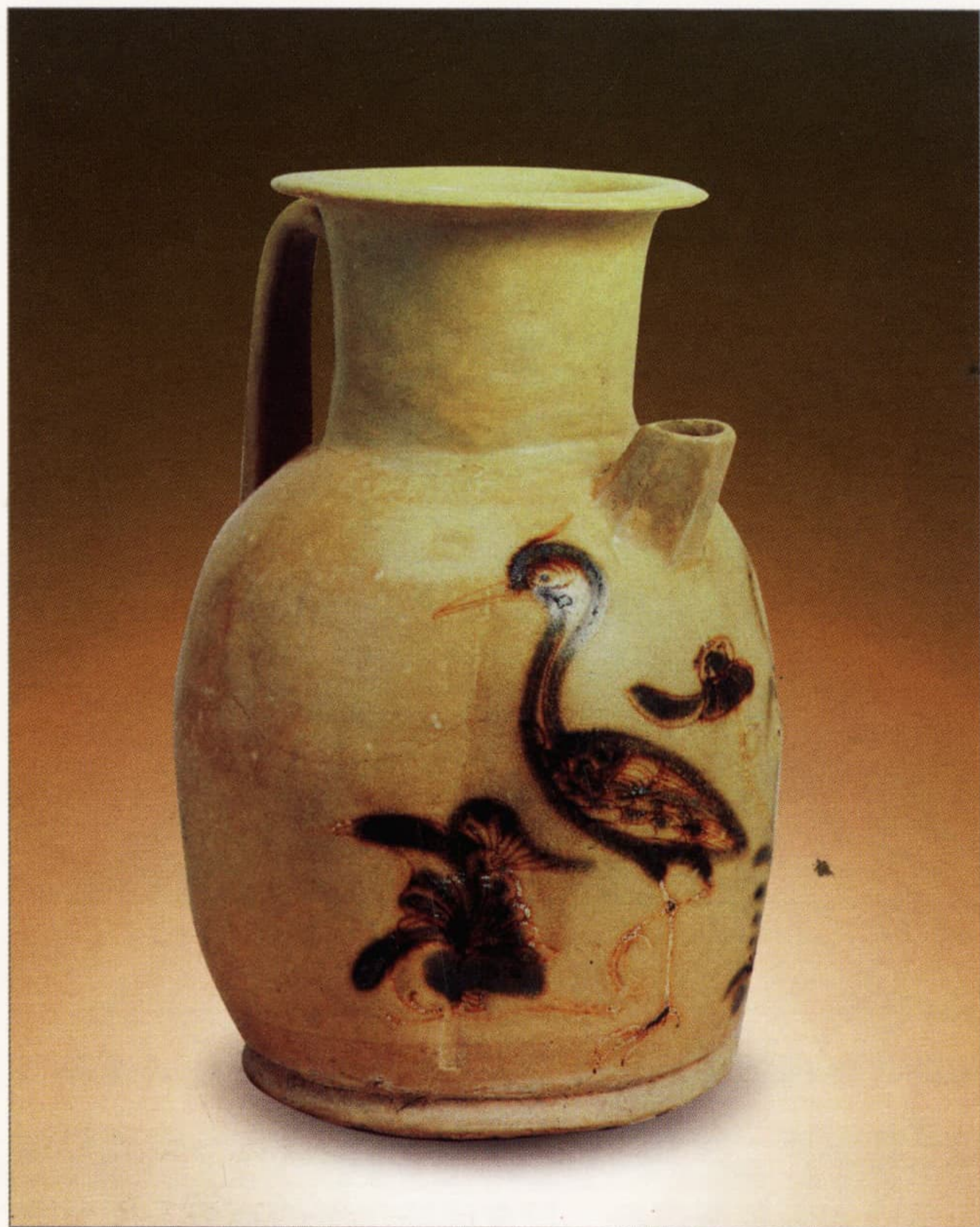
唐代煎煮之法

唐代以前的飲茶法是較為粗放的，人們常將茶視為解渴的飲品，或是看重其藥用的功能。同時，在唐以前以及陸羽所生活的時代裏，人們飲茶常要添加許多佐料一起煎煮，例如：蔥、薑、棗、桔皮、茱萸、

薄荷等各種調味品，像是今日的八寶茶，飲時連湯帶料一起吃下。陸羽就對這種飲法頗不認同，他覺得往茶湯裡加入各種佐料，只會破壞了茶的真味，照他的說法，這種茶喫法看來無異是「渠溝間棄水」罷了。在陸羽《茶經》中所提倡的一種煮飲之法，則是強調茶葉本身的清香與甘醇，這種品茗態度上的顯著變化，成為了日後中國茶道文化的發展基調。儘管如此，陸羽所強調的煎煮法中，仍然保存了若干古代遺風，像是煮水在初沸後，需「則水合量，調之以鹽味」。而《茶經》中所記茶器中亦有「鹺盞」一條，以做為儲存鹽花之容器。至於法門寺地宮所見兩種不同造型的銀製鹽台，也是當時烹茶時，盛鹽以備投放的茶具。



▲ 唐代石製茶具組，台中科博館藏，上左至右：滌方、湯瓶、風爐與茶鍑、煎壺，下左至右：盤、碾子、茶碗與茶托



▲ 唐代長沙窯釉下褐彩注壺



▲ 壺門圈足座銀風爐，法門寺地宮出土

滌方、滓方與渣斗

在陸羽《茶經》中所歸納的唐代茶器中，還有幾種具有盛裝功能的容器，例如「滌方」，是儲備洗滌用水的容器，形制如水方。「滓方」則是聚集渣滓的容器，造型與「滌方」類似。依照陸羽的描述，這兩種容器可能皆為易於腐朽的木製品，而法門寺地宮亦未發現這類容器，所以其造型上的特徵並不明確。但是從近年所見的各類唐代茶具文物中，我們仍能找到一些線索。例如收藏於台中科博館的這組唐代茶具模型中，便包含了一件廣口帶座，器身附有獸首提耳的筒形器，可能就是所謂的「滌方」或「滓方」。

另外一種盛瀘渣滓的容器，一般稱之為「渣斗」或「唾壺」，這種口緣極寬、細頸弧腹的容器，在九世紀以後大量出現。在河北唐縣出土的唐代白瓷茶具模型組中，就包含了這種造型特殊的容器，其在唐代茶道儀式中的功能，應該也和過瀘或裝盛茶渣有關。

湯瓶（注壺）

唐代茶俗中，除了陸羽所提到的煎煮法外，是否還有其他喫茶法呢？其實是有的，陸羽在《茶經》〈六之飲〉云：「飲有犂茶（粗茶）、散茶、末茶、餅茶」多種加工方式的茶葉。又云：「乃斫、乃熬、乃煬、乃舂，貯於瓶缶之中，以湯沃焉，謂之庵茶。」。所謂的「庵茶」，即為沖注式的飲茶法，由於喫茶方式的不同，所以便需要帶流嘴的茶瓶作為茶具，唐代茶瓶在當時又稱之為「湯瓶」，西安曾經出土過一件唐太和三年（西元829年）的綠釉茶瓶，其器底墨書自銘則為「茶社瓶」。唐代湯瓶的外觀特徵與當時的酒具「偏提」類似，皆以短流弧腹的造型為多，由於社會需求量大，所以唐代南北各地窯口普遍都有燒製這類產品。另外，在本文中多次提及的北京歷史博物館以及台中科博館所藏的兩組唐代茶組用具中，也都包含了這種茶瓶，甚至是橫柄帶流的煎壺。可見唐代的茶飲文化中，以鍋釜煎煮茶湯的方式與沖注式飲法是同時並存的。

到了唐代晚期以後，由於點注式飲茶法開始大為流行，所以早期湯瓶粗短的流嘴，便逐漸朝向細長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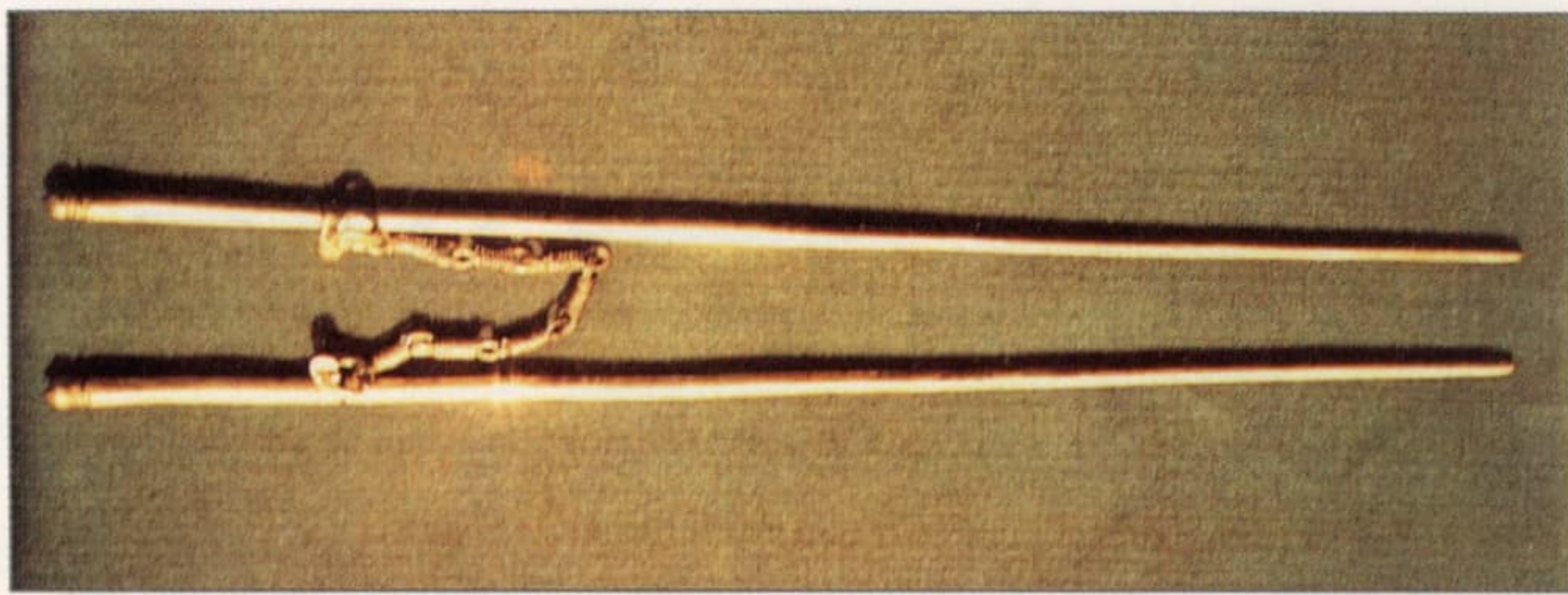
展。這種變化在宋代達到巔峰，宋代茶道強調點注茶湯的技術，具有細長流嘴的注壺，才能滿足下湯點盞所需的各種運勢，故宋人將茶瓶稱之為「湯提點」，而唐宋兩代湯瓶造型的發展趨勢，正說明了不同的茶飲模式在時代推演下的消長關係。

茶碗與茶托

唐代喫茶時，為了避免「盞熱痛其指」，或者是「既啜而杯傾」之弊，所以茶碗多與茶托子配套出現，以便於端盛或放置。法門寺地宮中出現的茶具中，就有一組玻璃製的茶碗和茶托，這是相當罕見的特例，因為唐代的茶碗，大多還是以陶瓷器為主。

中國陶瓷的生產，在唐代以後逐漸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北方地區以燒造白瓷的邢窯為代表，南方則是以燒造青瓷的越窯為代表。邢窯和越窯在唐代皆生產高品質的茶碗。但是在茶聖陸羽的眼中，邢窯和越窯到底孰優孰劣呢？陸羽認為邢窯「類銀」、「類雪」，而越窯則是「類玉」、「類冰」，所以邢不如越。再就茶湯裝盛的視覺效果來說，「邢瓷白則茶色丹」，而「越瓷青則茶色綠」，「青則益茶」，所以他的結論是，越瓷勝過邢瓷，最適宜做為茶碗。晚唐時期的越窯已達到燒造技術的高峰，陝西法門寺地宮中出土的越窯瓷碗，釉色翠青，是在良好的還原氣氛中所燒出來的釉色，在當時被稱為「秘色瓷」。

此外，陸羽的《茶經》中，還提到了許多當時燒造茶碗的著名窯場。如果我們對應近年來新發現的考古資料，就可以明確得知，位於湖南的湘陰窯，即為當時的「岳州窯」，「壽州窯」是在安徽的合肥，江西豐城的羅湖窯就是唐代的「洪州窯」，而「婺州窯」則是在今日的浙江省金華地區，至於「鼎州窯」，可能是陝西耀縣的黃堡窯。這些窯場所燒造的產品皆有各自不同的釉色特徵，但是在陸羽特定的茶道審美觀



▲繫鏈銀火箸，法門寺地宮出土

之下，像是「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等，一些不屬於青瓷釉系的茶碗，就不適於飲茶了。

唐代茶道重視青瓷釉色「益茶」的傳統，在宋代以後便完全改觀了，由於「點注式」茶道和「鬥茶」風氣的興盛，需要以黑釉盞來襯托茶色白，所以專門燒造黑釉茶碗的閩北建陽窯，就完全取代了早期越窯的地位，成為了宋代茶道文化中的新寵。

在本文的最後，還有一個有趣的唐代茶俗值得在

此附帶一提，是有關唐代茶

神崇拜的風俗。河北省

唐縣出土的瓷製茶具組

中，還包含了一尊白瓷人

像，此像頭帶高冠，雙手展卷，

盤腿而坐。這尊瓷人像的身份為

何呢？研究中國文物的著名學

者孫機先生，結合當時文獻

記載，以及瓷人像與同出茶

具的組合關係，指出這尊小

像即為唐代的茶神——陸羽。由於陸羽對於唐代茶道發展的貢獻宏大，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已被神格化，唐代文獻中多次提及，當時的茶商常將陶製的陸羽像置於煬器間或灶側，以供膜拜。李肇在《唐國史補》裡則是提到，河南的鞏縣窯場多生產瓷偶人像，稱之為陸鴻漸，並且以「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做為推銷的手段。

中國的茶道文化，因其文化特徵和儀式禮俗的差異，大致可區分為數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其中唐代茶道文化的成就，實具有承先啟後之功。透過文獻記載與當時遺留下來的茶道文物，當可讓後世一窺唐代茶文化的恢宏風貌。



▲花口高足秘色瓷碗，法門寺地宮出土